



再
春秋左氏傳校本
十五六

□ 12
2803
8



01-12
號 2803
* 15-8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五

襄公 起十年 晉 杜氏 集解
盡十五年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相吳子在相

從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夏五月甲午遂

滅偃陽偃陽妘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因相會而

云公至自會無傳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

疏諸侯會必自言其爵盟必自言其名故盟得以名告神會得以爵書象今吳未開諸夏之禮于此自稱曰吳不知以爵告象林注滅偃陽通吳



左傳校本卷十五

晉往來之道也諸侯之適子禮以皮帛繼子男合光當列小邾之下是其正也伐鄭此三駕之一

兩下相殺兩稱名氏王札子殺召伯是也凡言其者其所有也大夫非盜所有故不得言盜殺其大夫

張氏云相楚地也今會此所以通吳之去路十二年吳子乘卒是壽夢也夷言多發聲壽夢一言也與乘聲

師伐秦

荀營不書不親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冬盜殺鄭公

子駢公子發公孫輒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

大夫戍鄭虎牢代鄭諸侯各受晉命戍虎牢不復為告命故獨書魯戍而不叙諸侯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無傳

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三

月癸丑齊高厚相犬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

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

相息亮反

吉莊子曰高子相犬子以會諸侯將社稷

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弃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為

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弒其君光傳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經書春

也戊午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荀營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

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

秦董父輦重如役董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備

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邾人紇

挾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邾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邾魯

則閉詳莊廿八年發猶下也

小相泚馮云乘叶

一言為乘二言為壽夢按杜以壽夢為字鍾離非期地

蓋光與邾莒等會杜其書月廿六日

月一日月四日等者欲証前年閏月

為門五日也定六年諸侯唯宋

事晉是宋終事晉重車載車輦人挽

之行也此車行載器物止為藩營

縣門用門也發機

則閉詳莊廿八年發猶下也

疏名統字叔梁古
 人名字並言者皆
 先字而後名版云
 扶掖也謂以木撥
 扶縣門使基令下
 容入出也
 疏言其堂百人也
 大車輪高九尺立
 此以為楯也隊本
 行列之名百人為
 隊相傳為然晉語
 孟獻子有鬪臣五
 人想董父其一人
 初與晉侯定議然
 後以其事告晉今
 至班師則先告晉
 故怒之曰汝欲移

縣東南莖城是也言紂多力扶舉縣門出在內者
 ○縣音玄下同駟側留反統恨發反扶烏穴反又
 古穴反出如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
 字一尺遂反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左執之右
 為櫓○音斯櫓音魯櫓常尹反又音尹
 拔戟以成一隊為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
 者也○詩邶風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噤而絕之
 偃陽人縣布以試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
 外勇者○噤音牒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
 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隊
 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諸侯之師
 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營曰水潦將降懼不

罪於我而曰登實
 命還師命成命也

是此人也指營
 宇氏云爾乎猶言
 於爾即與心乎愛
 矣之手同言軍不
 勝必於爾取債也
 謂將罪之兵法守
 城用礮石以擊攻
 者子建征蜀賦下
 編成雷棗殘木碎
 會非征伐之事偏
 陽又無大罪偃句

能歸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請班師班還知伯
 怒知伯荀營投之以机机出於其間出偃句之間机本作几曰
 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偃陽封向余恐亂命
 以不女違既成改之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
 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無武功而又欲易余罪曰
 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句余羸老也可重任乎
 不任受女此責○亂將言爾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
 劣危反音壬注同五月庚寅月四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
 以謝不之罪石問甲午滅之月八書曰遂滅偃陽言
 受矢石射在矢

於會請之故非之也遂者非善惡之名而此遂則有非之之意光昭宋國啓開疆竟則辟臣安於晉君之賜桑林蓋大獲類相傳昔大旱湯禱桑林社得雨因名其樂附注呂覽武王使召公與微子盟云相奉桑林註樂名也莊子有桑林之舞案墨子宋之桑林齊之社稷男女所觀也本社名賔樂同禘大祭者敬之也天子享諸

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偃辭辭讓荀偃士荀偃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樂也舞師題以旌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夏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晉侯懼而其行列○夏戶雅反讖申志反又如字晉侯懼而

退入于房

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

去旌卒享而還

及著雍疾

晉侯疾也著雍晉地○因起呂反

上桑

林見

崇見於上北○見

荀偃士勾欲奔請禱焉

奔

還禱

荀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也以用猶有

鬼神於彼加之

言自當加罪於宋

晉侯有間

間疾差也○

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

諱俘中國偃陽

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

霍晉邑內

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偃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

命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

嘉其勇力生秦不茲事

侯亦同祭樂劉云蓋是周之末造諸侯樂謂時王所制大武也舞初入建旌夏引舞人入題識其列房更衣之舍林注我辭桑林之禮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中國則否故諱之也劉云霍晉邑人掌邑大夫蓋為附庸也案相人左人中人邑以入各者多矣家語秦尚字丕茲少孔子四歲其父董父與孔子父叔

襄十年

梁紇俱以力聞案
二父或作董父宋
板承懷正嘉諸本
皆二父二父謂孔
秦二父也物氏云
言二句絕謂父子
二人也其下細別
父子所勝也此說
難解 楚伐宋討
其受偏陽也
補正楚令猶云從
楚之盟故也
非如丘陵卜人所
謂兆廣者也故主
寇喪雄若兆壘則
御寇者喪雄矣
墨圻大曰兆廣吉
岐出圻細曰兆壘

仲尼言二父以力相尚子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

宋師于訾毋宋地○訾庚午圍宋門于桐門圍而不成

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

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

也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

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

受楚之勅命也 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

問繇繇直救反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

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

之孫蒯獲鄭皇耳于大丘蒯孫林父子○隈秋七

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於魯無所耻諱而還

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

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也周猶不堪競

况鄭乎周謂天王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

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為莒人聞諸侯之有

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諸侯伐鄭齊崔杼使

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大子宜賓之以上而

凶古人說雄與陵
為韻詩無羊平月
皆以雄韻蒸陵是
也雄大夫之象
疏本林本侵作伐

陸云宣元年傳注
競強也今此亦謂
鄭師強競太甚案
周猶不堪競疑此
說其不堪競之事
不然似敬後語

左傳 卷十五

黜其踰等也車過制黜之可也不令獻獲是橫逆也大夫從軍之車其數未聞為田造洫故稱田洫四族富家占田過制今正減之以給他人也

群不逞猶群不爭不爭即不遇也不遇故不快其志也

宜令在滕侯上故傳從己酉師于牛首地鄭初子駟而釋之○丁丈反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洫沉域反堵音者或丁古反喪息浪反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嬰等之黨於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

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殺子駟

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

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為書曰盜言無

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聞盜不徹而出公孫

駟子尸而追盜先歸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

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為門者置守門庀

羣司具眾官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

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藏才尸而攻

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

臨臨哭也林註鄭之失政甚矣書盜自此始

襄十年

林註位序各以職
位為次序也辟法
也此時鄭伯勿弱
諸卿共議國事子
孔欲其權在心使
群卿以下悉受成
旨也門下卿之適
子將代父當門者

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止

子司齊司臣子孔當國子為載書以位序聽政

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大夫諸司

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子產止之請為之焚

書既止子孔又勸令燒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

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難以子產

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

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為衆亦得安不亦

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

門之外衆而後定不於朝內燒欲諸侯之師城虎

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偪鄭也不書城魯

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

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

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楚師不退

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

荀罃武子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

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

出城

衆謂大夫諸司門
子從衆焚載書而
後定或云梧制皆
虎牢之旁邑城之
所以翼虎牢
今虎牢非鄭地而
曰鄭虎牢者仲尼
探晉侯將歸之本
心善之以見其志
也 補正遺其環
同

左傳

卷五

七

猶將退也邵氏曰
同一將退也

案命中之命秋
義命猶必也

陽至下淮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
去之志

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猶
服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

不如從楚亦以退之楚以退
也宵涉穎與楚人盟夜渡
畏晉

之欒黶欲伐鄭師伐涉
穎者荀營不可曰我實不能禦

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為
後伐之

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

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
必克○要一遙反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

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
致怨楚人亦還鄭服
故也王叔陳

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
卿七王右伯輿伯助
也王叔陳生

註欲奔晉當在及
河下按音悅似是

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
晉殺史狡以說焉說也
也

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
直王叔之宰宰家
臣與伯

輿之大夫瑕禽瑕禽伯輿
屬大夫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
禮命夫命

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婦
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

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閨竇小戶
門

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瑕禽曰某王東遷

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

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

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

也犧牛牲也見郭璞爾雅注此詩所謂駢牲也凡祭用牲豕皆在林氏作

蓋在安從之傳云
用器用底里郊也
刑放孔疏謂刑罰
放赦之事在於寵
臣也貞山云案杜
注則放者放縱之
放也今用之勝訓
堪財多故不可盡
用也一說財多如
不勝任然林註在
下而無求直之地
朱註在上者何謂
能正人之曲直乎
右便而左不便故
助為右不助為左
使二人合要約之
辭以相答辨伯與
辭直王叔無以應

守其職駢苑赤牛也舉駢苑者言得重盟曰世世
不以犬雞○從才用反又如字駢息營反
無失職若箠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
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今自王叔之相
用而與之盟邪底至也○底音旨
也政以賄成隨財制政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官之師
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皆受吾能無箠門閨竇乎
言王叔之屬唯大國圖之圖猶議也下而無直則何謂
正矣正者不失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
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尊故推之於
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合要辭辭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之故不能舉要契
之辭孫鑣云此合
契想係爭政事實
魯有二軍今增立
中軍蓋舊屬三子
之乘毀之足成三
軍舊軍盡廢全政
作之故曰作林註
此三分公室之始
伐鄭三駕之二

公會伐鄭是三駕
之三
信公時三軍見魯
頌自文公來霸主

要契之辭○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
士以相王室代王叔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一千五百人為軍夏
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鄭公孫舍之帥師侵
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復在莒子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
公至自伐鄭無傳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之令軍多則貢重
故減為二軍此時
襄公幼弱季氏欲
專國民分舍境之
民為三軍三家各
有其一征之也

杞伯小邾子伐鄭晉遂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
至自會無傳以會至者觀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
公孫輒子伯有也冬秦人伐晉

疏往而民皆屬公
稅其民以分賜群
臣今武子欲令民
即屬己己所應得
稅取之言軍之家
屬者丁壯從軍者
官無所稅其家屬
不入軍者乃稅之
耳此軍非謂一萬
二千五百人之軍
三分國民軍之也
霸主量大小責貢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
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
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更音庚告叔孫穆
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穆子

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
氏將復變乃盟諸僖閔僖閔之門詛諸五父之衢衢道

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
軍魯次國而為大國之
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
軍魯次國而為大國之

賦故國不堪三子
魯以私邑民為私
乘今毀之者壞其
行伍使各屬其軍
不復立私乘也
疏役謂共官力役
今之丁也邑謂賦
稅若今之租調也
叔孫氏臣其子弟
不臣父兄謂取二
分而二歸公孟氏
取其半如叔孫所
取又以半歸公是
取一分而三歸公
案父兄猶言尊長
也子弟猶言幼賤
也此謂大略四分
一室或取二或取

名在魯國東南謂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
以禍福之言相要

其一二三分國
音怪疑將住
反亦如字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人者無
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
征役入季氏者無公征
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
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故昭五年傳
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
孟氏使半
為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叔孫
氏使盡為臣盡取其子弟以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
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鄭人患晉楚之故諸
家盟詛之本言舍音捨

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
幾近也音機徐音畿楚弱於晉晉

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楚弱於晉晉

也此謂大略四分
一室或取二或取

也此謂大略四分
一室或取二或取

一也凡十二分國
中季氏取四叔孫
取二孟氏取一公
取五也詳昭五年
林註自八年侵蔡
來晉楚交代鄭至
今未已今晉不急
於爭鄭當作何計
而使晉戮死力以
爭與宋為惡即趙
穿侵崇之計也

不吾疾也疾急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
死於我言當作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也子
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
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
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場之吏
悅音亦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
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
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
晉楚之難晉楚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四月諸侯伐鄭己亥

齊許是許之舊地
許南遷而鄭得之
也

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大

序音上也向戌不其莫晉荀營至于西郊東侵舊

許許之舊國鄭新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

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社右還次于瑣

北行而西為右還滎陽宛陵縣西圍鄭觀兵于南

門觀示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

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

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代鄭皆罷於

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瀘年瀘積年穀而

林註毋留此惡惡之黨

秋文間聞之問茲命本或作茲匪

紆粉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速去

他得反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好惡能如

字或上呼報或聞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神

羣神羣祀祀典者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

比也先公始封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

君○大音泰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葛己姓杞妘姓薛任姓實

十三國言十二誤也○邑音紀或音杞任音壬

明神殛之也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路其國家路

也○隊直類反歸楚子囊乞旅于秦乞師旅秦右

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

悉師悉起兵也

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復來故鄭人使良霄大宰石

奂如楚告將服于晉曰狐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

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狐之

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言非

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

為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奂為介故

不書○奂勅略反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

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

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二盟不十二月戊寅會于

王帛謂脩聘請和撫綏之也撥收也朱本作懷兵交見成九年

蕭魚經書秋史失之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不

藉手詳文十二年備也○尺一音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叔肸

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音亮附許乙反同許丈反公使臧孫紇對曰凡

宥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釋

在夜鄭人賂晉侯以師惺師觸師綱惺觸綱皆樂師名○惺苦

廣車軹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軹車皆兵

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軹

及其罇磬罇鐘磬

蓋鐘磬者編懸之乘共百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肆二肆三十二枚

二八十六枚而在皆樂器○女樂二八十六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

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八年之中

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諸亦和也○九合

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

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

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

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也謂諸

詩采菽篇疏言美也既能鎮

邦國受福祿雖復疏遠之人便養然

教來在其左右於子之邦殿鎮也○殿都遍反

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也謂諸

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也謂諸

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也謂諸

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也謂諸

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也謂諸

是相帥而來從之也

案安德即是成於樂也然疑有誤脫所謂樂也即是鐘鼓云乎也

說命乃有備有備無患杜不見古文故謂為魏絳之語晉語公賜女樂一八歌鐘一肆

信五年傳云魏仲魏叔黜在王室藏於盟府附註大夫有功則賜樂禮無此文杜順傳為說耳

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也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

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之行教信以守之守所仁以厲之厲風俗而後可以敷

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書為樂非但金石書

曰居安思危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

待遇不能濟河渡河南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有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秦庶長鮑庶長武帥

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屬晉鮑

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代晉師己丑秦

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琅邪南有台亭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費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音運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

入郟乘勝入郟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士魴來聘

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卒壽夢吳子之號臨於周廟

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通故曰禮

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同姓於宗廟所出王

同宗於祖廟始封君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是

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姓國為邢凡蔣茅胙祭

臨於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

又側界反如字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

補正夢古音莫騰
反一言為乘二言
為壽夢非號也解
可削或云于越勾
吳邾魯本一字而
為二字古聲雙疊
也按越人壽夢見
昭廿四年又按李
善文選注引世本
曰吳孰姑孰姑壽
夢也

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靈王求后于齊

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

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入不敢

不敢毀故曰若妾婦之子若而入言非無女而有

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入齊

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十

手又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

不敵故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為楚司馬子庚聘

于秦為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

若而人又見昭三
年補正猶言某某
一說若而即若干
也傳云舉數以備
擇也
疏古人謂姑為姑
姊妹若父之姊為
姊妹父之妹為姑
姊妹後人從省單稱
姑猶近世祖父單
稱祖也
秦嬴嬴楚蓋在數
年前非此年歸而
即使歸寧父母並
在身自歸寧父歿
母存亦使歸寧
防臧氏之邑城之

者長齊也魯有二
陔一近宋隱十年
伐宋取防是也此
近齊

周禮王功曰勲事
功曰勞勲大勞小
其實書勞勲一
也故註云書勲勞

於策明其不異也
偏行一禮謂偏行
告至也策勲飲至
並行之廟故不告
至則策勲飲至無
由行之

取例見宣九年成
六年昭四年等傳
皆曰言易也昭四
年例云克邑不用

師徒曰取若用而
不勞與不用相似
故亦曰取取是克
邑國亦曰取此邦
是也詩云如取如
攜言其易也傳二
年虞師晉師滅下
陽昭十三年吳滅
州來皆邑而言滅
入謂入其都邑制
其民人與滅亦同
事即去之不為己
有也文十五年晉
卻缺入蔡圍也成
十七年吳入州來
也

伯游長君前臣名
今字荀偃蓋寫誤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郟郟小國也任城
九交縣有郟亭

傳例曰書取言易也○鄆音
詩任音壬因昔浪反又音剛秋九月庚辰楚子審
卒共王也成二年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
勞於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
行告於宗廟及行飲至舍餽策勲焉禮也桓十六
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
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
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夏郟亂分為三國分為
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夏郟亂分為三國志
力各異師救郟遂取之魯師也經不稱師不滿
二百五十人傳通言長之凡書
取言易也而不用師徒及用師徒用大師焉曰滅人
距戰斬獲俘馘用力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
難重雖邑亦曰滅荀偃
士魴卒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
蒐而命之所以與
衆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
長上聲昔臣習
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
將中軍士匄佐之匄
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
不以己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
筮士匄佐之位如
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
欒黶以武位卑故
不聽更命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
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起
四等代荀偃韓起佐
之位如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欒亦如故絳自新軍
佐超一等代士魴

伯游長君前臣名
今字荀偃蓋寫誤

伯游長君前臣名
今字荀偃蓋寫誤

也 什吏謂十人長也周禮伍有長十無長蓋晉十人置長故有之也司馬法十人之帥執或云什吏猶言軍吏也十人之長職矣不得有官屬也林註士甸以選讓為群臣法至善也言刑善也朱申云此詩言為法之善也疏儀善也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為萬國所信言文王之法善也

新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葉

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之禮晉國之

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

子讓其下皆讓樂騫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

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

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

求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寧安也

賴其福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

文王善用法故能為萬國所信乎信也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

上詩曰文王篇下詩曰北山篇

穆文熙曰發明讓德因以爭字相形利害曉然殊有可玩

朱氏農訓云小民皆厚力以事在上之人林註小人以耕農為當勤力朱似勝農者所以厚生故訓厚一說農釀通用范史釀于用賞是也襄廿六年云不務德而爭善註爭謂所行為善是也或云各爭其善也亦通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

以為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

下能者在下位則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

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

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小人

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是以上

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善也謂之昏德國家

之敝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

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

晉語屯厚也說文
 久暮也从月半見
 長夜謂夜不復明
 死不復生也事施
 於葬故字皆从穴
 傳云長夜解杜倣
 虛語用之窀穸墓
 穴也蓋古人既葬
 而議諡故以窀穸
 為言耳案諡會窀
 窆下棺也說文葬
 之厚也廣韻窀基
 穴幽堂也一曰窀
 長埋也窀長夜也
 窀近也於諸廟父
 最近也三年喪畢
 遷新至入廟是從
 先君也林語以己

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鄆
鄆在成十六年○鄆音偃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弘大也
 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
 穸之事窀厚也窀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
長夜謂葬埋○窀張倫反一徒門反窀音
 夕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從先君代禰廟請為靈若厲
 欲受惡諡以歸先君也亂而大夫擇焉莫對及五
 不損日靈戮殺不辜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
 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
 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
 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

通太也君臨終之
 命其辭甚恭若之
 何以惡諡而毀滅
 之馮云子囊言子
 謂君命靈厲以我
 觀之乃君明以恭
 命我也如林所解
 恐失當日語意此
 說有味今從之諡
 法既過能改曰恭
 附註致罪字諡當
 作致亂節南山篇
 事時請事得時也
 土功例見莊廿九
 年此城防經傳皆
 不言月蓋當時農
 收差早雖天象未
 至以民事已開故

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吳侵楚
 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養叔曰吳乘
 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
易以子為二覆以待我覆伏兵○我請誘之子庚
 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
 吳為不弔不用天道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不
為昊天所恤則致罪冬城防書事時也上功雖有
也為明年會向傳事間為時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圃音閑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鄭良霄大宰石臬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之石臬
至今○圃勅略及石臬

周十二歲一巡守
今陳虞夏五年禮
者蓋重古而言之
禮下筮不相翼謂
不可一時重吉也
此每年一卜非襲
也五年不習吉以
六年為始得五卜
乃行也釋文一本
無增字連下為句
陸云釋文以行增
韻協辭之非矣林
註不習絕句貴者
多則勢偪而相惡
今止良宵於楚是
除內相偪之患也
良宵被執而歸則
怨疾其君大夫黨

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也先征五年而上吉凶也征謂巡守征行
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守不習
則增脩德而改卜不習謂卜不吉也今楚實不競
行人何罪不能脩德與晉競止鄭一卿以除其偏良實一卿謂
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偏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
使歸而廢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鄭廢本見使之意○其使所吏及
下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
人歸之秋義鄭遺良宵使楚其意欲楚執之而鄭得事晉爾故不知遺之歸鄭以廢其遺使之本意也後良宵果作亂據此則益知杜注有誤脫愈解慶見八年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

類牽引內不相和
事晉之心不固豈
不差乎久執之乎
按杜註是鄭上添
是其本意也今婦
之八字觀見使疑
作遣使見遣聲近
愈差也猶病差也
鄭註愈猶勝也亦
通九聘使卿為使
至大夫為介今叔
老以卿為介晉敬
之列於會故並書
二人崔杼等豎人
是仲尼新意
林誣晉秦兵爭止
此自敘至此七十
餘年諸侯之策

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
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
崔杼求華閱衛比宮括在會情慢不攝故與稱人
蓋欲以督率諸侯獎成霸功也吳來二月乙未朔
日有食之無傳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
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伐秦齊宋大夫不書義與向同己未衛侯出奔齊諸
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
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告
莒人侵我東鄙無傳報入鄆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

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

人邾人于戚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為楚所敗會于向為吳謀

楚故也謀為吳伐楚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

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執莒公子務婁在會

非卿務莫侯及又如以其通楚使也莒貳於楚

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

亦設白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

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允姓乃祖吾離被苦蓋

見二十年傳北燕伯欵出奔齊蔡侯

宋出奔楚並書名也曲禮曰諸侯失

地名春秋無此例蓋公羊說按

十六年傳晉執邾

之使來呼之使

來吾道夫先路蓋

傲辭諸戎四嶽之

裔見下別為允姓

見昭九年然此註

陸氏議之有理詳

于附註晉秦以下

四十五字一氣讀

爾雅註云自蓋茅

蓋苦之別名○覆普皮及固式占蒙荆棘以來歸

我先君也蒙官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

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為剖○女音汝下今諸侯

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

也職主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明且不使復得與

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

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謂我諸戎是四嶽

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母是翦刈

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

也

昔秦以下七十九

字一氣讀林註大

德謂存亡繼絕金

氏云謂我諸戎謂

是公義而不私恩

也賜由者是官路

當入情者狐狸驅

除四句則不說不

嗥
サホヘル

勸晉亦不說全虧
晉用筆極妙不侵
不犯所謂亦既報
舊德者也

不復所謂匹馬隻
輪無邊者也角執
其角也犄及其足
也踞前覆也我何

上添而字觀言我
戎盡忠如此而何
以不免罪也好頭

也而今反罪我諸
戎是何道理也

言諸侯攜離是晉
有關政而使之然

也而今反罪我諸
戎是何道理也

也而今反罪我諸
戎是何道理也

也而今反罪我諸
戎是何道理也

弱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

臣至于今不貳不內侵亦不外昔文公與秦伐鄭

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在僞三於是乎有殺之

師在僞三晉禦其上戎亢其下尤猶當也秦師

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

犄其足也○與晉踣之踣僵也戎何以不免自

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

以從執政猶殺志也意常如殺豈敢離邊今官之

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

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

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膏焉膏悶也賜他歷反

又武登反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

宣子辭焉辭謝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

戎為晉屬不得特達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

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

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將

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

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大子將

名害其德蓋所以

心引兵避楚不以

於樹不以死皆其

為氏字疑謚訛

叔肝之孫故以叔

朱云欲實愷悌君

子之名也

附註叔老公孫嬰

齊之子不應以父

名為字齊是謚也

傳云二名不偏諱

故字之也案叔老

叔肝之孫故以叔

為氏字疑謚訛

叔肝之孫故以叔

為氏字疑謚訛

養其心者至矣雖
祿之天下將有所
不受而况於吳乎
穆文熙曰季札以
義嗣推君以守節
自居義正辭和卓
然君子可想可慕
成曹君謂成十六
年晉歸曹伯也王
肅云義宜也嫡子
嗣國得禮之宜也
案康王之誥王義
嗣德
以衣泚水自帶以
上為厲揭裹裳也
言遇水淺深期之
必涉也案杜此註
不用外傳

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
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
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
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吳兄弟相傳夏諸侯之大夫
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從在晉侯待于竟
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諸
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朝如字那乃多反叔向見叔
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己志在於
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驥見衛北

鄭始服故獨自效
檟林即舊鄭成林
成平也彼若服罪
謝過即聽其和平
也塞夷見成十
六年
宋註荀偃使我從
帥之命從帥乃是
荀偃之命故以從
命為待也林云荀
偃命馬首是瞻是
使人各從其帥也

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
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
栢所以書於伐秦○說音悅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故鄭
司馬子驥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檟林檟林秦地
○檟位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
夷竈示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己欒黶曰晉國之
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厭惡惡偃自專下軍
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
魏絳也左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欒伯吾帥

襄十四年

按此與晉語藉偃日偃以斧鉞從於張老曰聽命焉同林注非矣

左傳 卷十五

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為待也

子為佐故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

軍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遺唯季友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

役遷延却退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

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欒鍼將下軍鍼為戎右

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鞅士欒黶

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

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欒黶汰侈誣逐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士鞅也而女也

林註向之會書齊人宋人亦如此義

不書惰也臨事惰慢不備也向之會亦如之衛

北宮括不書於向亦惰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整從

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

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

可以免其在盈乎盈黶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

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武子欒書黶之父也召公與聽訟於甘棠之下欒

厭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設矣而黶之怨

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

慶結怨民者方且彰善乃其亡在此君於臣有禮食宴食禮食大也宴食燕閒無事召之共食也諸侯每日視

左傳 卷十五

朝君臣同服玄冠
縑布衣是朝服也
昭十二年傳雨雪
楚子皮冠以出二
十年傳皮冠以招
虞人是田獵冠也
疏昭十二年傳楚
王見子革去皮冠
是敬大臣宜去皮
冠也

復之為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衛獻公戒孫文子

甯惠子食勅戒二子皆服而朝服朝服待日旰不

召旰旰也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從公於圃

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二子怒

孫文子如戚戚孫文孫蒯入使孫蒯孫文之子

字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

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戚衛河上

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師掌樂大夫

亡悲反於鴆反音權大師辭師曹請為之辭以為不可

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師曹鞭之公怒

不敢而誦之詩意
易解

其子先分兩屬將
欲作亂慮禍及其
子故令并處於戚

穆文熙曰伯玉當
獻公文子之變既
不能止而亦不與

謀遜辭免害從近
闕以出何其脫然
乎關界上之門衛

都不當境中其界
有近有遠故自近
關出按陳味郊疑
此時伯玉已列諸
卿能與林父相抗
蓋伯玉事靈公與

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

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

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亂拜祭於戚祭于也

政反音奴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

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遽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

敢奸之犯也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遊遂行

從近關出懼難作欲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

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辟公子疑孫子故

表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公如郵郵音緝

孔子友則怨獻公之時未得為卿也案郵人執之諸解未允大室謂上有脫文得之附註孟子作度公斯斯差聲近初宜反為是按背師所謂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者也戮受軍法也鞫車軛兩邊輓鞮端橫木駕馬頸者子為于偽反按如字

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使往請和也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郵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故為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公執之為于偽反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佗與差為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子魚庾公差禮射不求實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從丁學故言遠始與公差俱退悔而獨還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亂反一音官

子鮮從公子鮮公母弟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

無罪告宗廟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定

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謂不釋皮冠之比

先君有家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不釋皮冠之比

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公使厚

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

他竟越遠也瘠厚成叔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

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衛大夫曰有君不弔也弔恤有臣

考焉一說上不弔

林云中悅手者擗理髮者以巾櫛事之謙辭也視嫡母如妾使之加暴也厚或作師魯邑名成叔孝公之子公作鞫案上不弔天不恤衛君也下不弔衛君不恤臣也莊十年傳註可並考焉一說上不弔

即弔于衛之弔也
言如何可不相弔
恤也林註君臣如
此所以增其滯慝
至于發洩以成逐
君之事字氏云淫
浸漬也增滯於內
發洩於外也悼乃
掉訛掉振也林註
乃自傷悼棄我諸
臣而去

寄寓也即寄公之
寄

不敏也敏達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

何衛人使大叔儀對○大叔儀衛大夫曰羣臣不佞

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弃之以為君憂

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愍其不達也

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賜厚孫歸復命語

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

據反○有母弟縛以出或撫其內或管其外能無

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邾齊所滅邾國○縛音來及

其復也以邾糧歸○其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

余不說於君初即
然矣不得已而從
之故在道悔而反
也附註已初雖從
君以出今自悔焉
不復以曩事為意
故云不說初也案
狐裘羔袖是引詩
句喻意也猶如綠
衣黃裏以正色裏
於間色之類也糞
土謂無理可賤也
林註前卒為輓後
送為推

殺之殺之殺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欲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

非說之不獲已耳○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

罪不○乃救之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剽匹孫林父實

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聽盟會之命衛侯在邾臧紇如齊

言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

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未為卿○

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道臧孫說

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

無人得乎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師歸自伐秦

鄭氏云方四百里以上為成國即公侯之國也馮氏云前皆六軍時不著一畿今舍軍使極稱之美惡互見是史家周旋法

或云將字魯下十七字如此則民亦將奉其君云云如雷霆也
秋文乏祀或作之祀誤也王若虛云主或當作生陸云說苑引作困民之

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

音捨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

盈而死朔知罃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六年而武

子卒蕪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蕪子也十三年荀瑩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為帥

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夫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

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

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

毋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

性生性通用周語

賈神之祀而困民

之財據此作之祀

為是林注困苦其

民以主其國也非

矣朱註社稷祭祀

也祭祀不修無為

神主將安用如此

之君也民而君而

而皆訓則孫云此

章與魯語里革之

對異語同心

賞者善善之名也

弟以補祭其政補其愆過史為書謂大史君馨為

救之難也失則革之革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

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宜揚過則匡之匡正患則

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

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賈神之

貳卿佐

起呂反

側室支

貳宗宗子

之副貳者

為詩采民之所作也非自為之箴諫

如虞箴者詩播之

集誦直謂其言王

制云命市納賈以

觀民之所好惡志

亦此類也 夏書

今胤誓篇

勿失性即若有恒

性克緩厥猷者也

勿過度即節性惟

日其邁者也齊性

即民彝泯亂而肆

從即魯語所謂以

邪臨民者也

不備不虞不可以

師見隱五年

師法也保其也言

大公與民為法而

民得安也前註表

表式也見廿九年

傳註

詩警者為詩以風

規誨規正諫士傳言士

不與政聞君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

過則非諉君故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于路逸書

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鉤徇官師相規

於路求歌謠之言適在由反官師相規夫自相

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

失常也有適人徇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入肆

於民上肆放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傳善師曠能因問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

盡言從子用反

偽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殿軍

反殿多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

擊之皐舟吳險阨之道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

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王使劉定公賜齊侯

命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曰昔伯舅大公

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師以表東

海昨報也表顯也謂顯封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

賴繫發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

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纂繼也

傳註

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大夫

庶人諫庶人

百工獻

逸書

夫自相

夫自相

夫自相

夫自相

夫自相

夫自相

夫自相

夫自相

夫自相

夫自相

夫自相

夫自相

夫自相

夫自相

夫自相

夫自相

夫自相

顯傳言王室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

不能命有功謂討不臣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已立伐之未

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不

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

乃伐之左相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范宣子假羽毛於

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折羽為旄王者游車之所建

聞而備之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

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郢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

注之干首齊鄭制

疏孔傳曰有凶形則侮之有凶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荀偃賊君者故黨孫賓周禮司常游車載旌註游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羽五色翟羽毛旄牛尾全羽全取其翮翅折羽折取其翮

作巧異故假而觀之不言旌者諱而異其名也又見定四年

都人士篇

盟于劉劉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

劉夏康公子天子公卿書爵大夫書

字此云非卿者實非大夫也但此禮不使大夫故不以大夫決之

成孟氏之邑大夫帥師城之私邑張矣

意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諡將

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

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為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即為萬民所瞻

望○行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

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

則成故不言逆女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

成至遇無傳遇魯地書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

城成郟備齊故夏城非例所譏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無傳八月

三傳 卷十五

無丁巳丁巳七月一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

悼公卒于平公彪

傳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見孟獻子尤其室也

且不敢聞其室也

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公子午為令尹

公子罷戎為右尹

公子馮為

賢者遇目輒思益入故衣之間聞然也不敢非兄也馮云此在知已面前說實語也不然過則歸已獻子何不聞焉祭法云官師一廟注中七下士也釋例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泚是也

世本子馮為艾獵之子艾獵叔敖之兄釋例以艾獵叔敖為一人此註因世本傳寫誤耳

大司馬子馮叔敖從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

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

歲尹追舒莊王屈蕩為連尹

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

能官人則民無覲心

實彼周行能官人也

王及公侯伯子男

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

也天子所居千里曰城其外曰甸服次曰甸服次

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鄭尉氏司氏

為一服不言侯男略舉也○因音士鄭尉氏司氏

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

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為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四匹與

師茂師慧樂師也茂慧其名○三月公孫黑為質

焉公孫黑子哲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

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

諸卜子罕以司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師

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其相曰朝也相師者○慧

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

穆文熙曰師慧過朝將私激宋無次聲而滑稽優孟之流也

附註易千乘反更易也猶言以五男

易一女也固請請來公也

亦亦齊也

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

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易以政及

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夏齊侯圍成貳

於晉故也不畏霸王於是乎城成郭郭郭秋邾人

伐我南鄙亦貳於晉故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

十二年十四年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

不克會為明年會溟梁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

送葬夏子西也言諸侯畏晉宋人或得玉獻諸子

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

穆文熙曰韓宣子晉之良大夫也使於鄭尚欲得其玉環乃子罕獨以不貪為寶而固却玉人之玉又為處之得所茲其賢蓋加久一等矣

我得不貪汝得其玉是我汝二人各有其實也小人二句想是古語猶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之意改玉作瑊且越知二字不親事實故知之也玉璞也富謂買田宅之類也斬草除萌策

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宣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也○富而後使復其所○得富○十二月鄭人奪堵狗

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之父之族狗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

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堵音者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五

襄經十年偃陽本或作通不復扶又反傳賢行下孟音徐音舜一隊徒對反

堞徐養上時掌涉反以徇似俊反潦音老以几本又作机同今本亦机可重直用反帥卒

子忽何貺音況賜也禘大計反題大兮反帥師所類反其行戶郎反請禱丁老反

夷俘芳扶反令居力呈反下今在勸令同秦丕茲一本作秦不茲警毋音無師數所角反疲病

御寇魚呂反爭競爭鬪之爭下同幼少詩照反聞諸侯間厠之聞封疆居良反孽

其處目慮反不傲音景公孫夏戶雅反七乘繩證反至治直吏反梧音吾鄭復

以見賢通反下同還鄭本又作環穎音穎能御魚呂反能庇必利反王右音右鄭復

之長丁丈反則何謂正矣何或作可誤也經十一年復在扶又反亳音蒲各反徐

良霄徐音消傅賦稅舒銳反將復扶又反閔音宏詛諸側慮反五父音甫衢音其俱相

必聞音圭本亦作圭驛字林許營反旄音毛王為于偽反共祭音恭之相息亮反下同以賄音呼

要一遙使疆居良反之難乃且瑣素果宛陵於阮反濟隧音母

下皆速去起呂獎王將丈反之比必利殛之紀力反俾失本又作畢斃

同婢世大夫詹之廉反言使所吏反為介音界鮮不息淺反救宥音又五乘繩證反

及注二肆四音縣鍾音玄數所角反經十二年不與音預傅嚮許亮反

本亦彌乃禮反魯為于偽反為邢音刑凡蔣將丈反案富辰所稱邢在蔣

是茅亡交反庶長丁丈反敢舉或如字非適丁歷反劉夏戶雅反羸盈音經十三

年邦詩音亢父音甫言易以政反傅舍爵如字鹹古獲反為將于偽反軍帥

所類反下事見賢通反將佐子匠反什吏音十率乘子忽反也夫音扶休和

許蚘反有好呼報反之治直吏反慝他得反不爭爭鬪反少主詩照反喪息浪反歿音沒

○今諸夏戶雅反必易徐神反庸浦判五反昊胡老反巡守手又反焉用本又作符

之於虔反經十四年其使所吏反雖介音界惰徒卧反傅楚使所吏反迫

逐音百瓜州古華反煌音皇冒莫報反洩息列反徐誥朝如字使復扶又反岢音直又

毋是音無狸力之反豺佳皆反殺戶交反捕音步徐陪音陪之長丁丈反少弟

他歷反贊音至凱悌開在反子介音界其使所吏反之長丁丈反少弟

詩照反適子丁歷反奸音干相傳直專反于竟音境朝那如淳音鮑白交反則揭起例反

械林徐于目反一反鷹惡鳥路反從帥所類反汰參昌氏反或作而

女音汝召公上照反爽詩亦反為之于偽反囿音又之麋本或作不音蟹解

遠其居反傾覆芳服反瑗于眷反知愈羊主反當差初賣反懼難乃且反出竟音境

皆近戚所近射為一音讀射而禮反求中丁仲反兩鞫服云車輓兩卷者音權

又起子為于偽反適母丁歷反弔于衛本或作弔于衛大叔音泰之好呼報反

又重直用反注羔袖本又作衰剝字林匹咥徐作殆糞方問之長丁

反無帥所類反出其君如字徐印之音仰本亦作雷霆徒丁反又音

置其位其難乃且瞽音古盲者莫庚箴諫之林士傳直專反不與音預非

謗如字本或作誹其技其綺適徐在幽反鐸待洛徇於似俊鈴力

反以從本或作縱弗傲音景隘於懈右我音世胙才故不壞如字服繫鳥兮

環戶關史佚音逸仲虺許鬼侮之亡甫左相息亮析羽星歷見意賢遍

經十五年傳令聞音問重勞直用敢聞間廁公監工銜罷戎一音戶為

于委皮水馮反從子才用蒙音託公子成音城箴之林覲羊王反覲音覲實

彼之鼓反周徧音遍曰圻音祈四十乘繩證及下子皙星歷卞皮彥之

蒙音蒙不為干偽反下文堵苟本或作狗聚於七住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六

襄公

起十六年 晉 杜氏 集解 盡二十二年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三月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澠梁不書高厚述歸故也澠水出河內

戊寅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述歸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今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

悼公往年十一月卒此年正月葬積三月也如四年夫人姒氏七月薨八月葬則幾別月耳而杜云踰月而葬蓋踰月有多少俱是踰越之義此會高厚會訖逃歸而不書者諸侯怒欲伐之公歸不告於廟故也

雞澤之會，文隔，袁
僑故重言諸侯之
大夫。

主兵為先者，如僖
廿七年，楚人陳侯
蔡侯、鄭伯、許男、圍
宋是也。林注：非主
兵也，而曷為書鄭
伯，蓋不以大夫主
諸侯則推而屬之
鄭也。僖十九年，盟
于齊，陳非主盟，而
書會，陳者不以夷
狄主中國也。亦類
也。此非杜意，參存
自十五年至十八
年四年間，齊師六

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齊侯伐我北鄙，

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齊侯伐我北鄙，

無傳，齊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地震，無傳，叔老會

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荀偃主兵，當序鄭

荀偃在下，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無傳，冬，叔

孫豹如晉，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

羊舌肸為傅，肸叔向也，代士渥，張君臣為中軍司

馬，張老子，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

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職，虞丘書為乘馬御，代程

至于魯

證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

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

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涇梁之會，

故速警守而下，會于涇梁，順河東行，命歸侵田，諸

相侵取，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犁比，莒子號

之田，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晉將為魯討之，悼公卒，不

克會，故平公終其事，力私反，此音毗，注同，

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

盟而告，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

歌古詩，當使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荀偃怒，且

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

不取恩好之義類，

傳不言齊有異志而諸侯故知小國必當有從者不來庭者

魯宋衛之匹也序位當在宋下衛上而其書策雖大夫出會會常在諸侯上此內外主客之言也禮卿不得會公侯而齊卿會之者無譏故於此

變文以示例特言書曰是仲尼新意當時伐許皆是諸侯之大夫義取與鄭伯尊卑皆平得會鄭伯故也諸侯大夫謀伐已定鄭伯始來從之故言後至馮氏云本會荀偃却書會鄭伯為鄭伯之夷于大夫也故特叙于主兵之上所以別君臣之等耳不使夷之於大夫也秋義夷等也晉主兵而首序鄭伯者以荀偃皆卿大夫爵位

大國高厚若此知於小國必當有從者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蕞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以下自曹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許男請遷于魯許男請遷于魯欲

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

之不遷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

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蟜居表反穆叔從公從公歸○從才齊用反又如字

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平也春秋於

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例不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故得會鄭伯時夏六月次

于械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械林函氏皆許地○械為逼反又于目反

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晉師獨進揚梁

役在十二年○屬於斬反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襄城

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湛市楚師敗績晉師林反一直斬及罔音反又扶板反

遂侵方城之外不書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秋

齊侯圍成成魯孟氏邑孟孺子速徵之孟孺子之子莊子速

也徵要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

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

故言齊再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

相尋惟鄭伯為君
臣不可先君啟書
曰會鄭伯
秋憾報憾也愁我
伐魯秋叛晉之憾
憾或作感胡暗友
馮氏云穆叔著意
晉人亦放懈不得
勉強說個敢不敢
使要是聊作安頓
也按我今何可不
恤魯事乎而前日
使魯及此無止居
之禍者是我之罪
也鳩聚陽氣故訓
集堯典方鳩僝功
國有兵寇則民人
不得集聚故云林

與民之未息新代許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
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
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晉比執事之間
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周司
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不脩其職使
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此必利及圍音
閑行戶郎反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
恤社稷而使魯及此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
章鴻雁詩小雅卒章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唯此
所大曰鴻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嗷嗷然若鴻雁之失
小曰雁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
○句古

註豈敢使魯無所
鳩集如鳩雁卒章
所云乎按宣十七
年庶其有家乎似
典此無鳩對
宣公卒悼公華立
林註伐我大夫將
書大夫始此自隱
以來齊伐我皆稱
人若君將書君自
文十五年始

害反鳩
居牛反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無傳宣公
○經若

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石秋齊

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并縣

有桃虛○九月大雩無傳宋華臣出奔陳暴亂宗

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室懼而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甲宋也司徒

大夫甲宋不設備○朝如字衛孫蒯田于曹隧越

而獵孫蒯林父之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飲於

子○蒯若怪反

繩汲水器毀之者
蓋因飲馬也

削身親為惡其父共逐其君而其父首惡如厲鬼秋義謂死當為惡鬼也與前說小異未知孰當杜意

陸云近防附近之近下同非矣說見上鄆十年作聯本同字史作陔

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罵也○詢呼豆反罵馬嫁反曰親

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

以田為夏衛石買孫劓伐曹取重丘孫劓不書非卿曹人

想于晉為明年晉人執石買傳○想悉路反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

故前年圍成辟孟孺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

于防防臧紇邑○防恨發反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陽關

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鄆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也

齊師去之失臧紇故

齊人獲臧堅堅臧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

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

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扶其傷而死言使賤人來唁是惠賜不終

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為于偽反宋華閱卒華臣弱臯

比之室臣閱之弟臯比閱之子弱侵使賊殺其宰

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合城門合

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幽吳妻也曰昇余而大壁昇與宋

左傳

卷十六

五

林註姑且也刑臣刑餘之人也杙小木也椽屬字氏疑姑字曰以且代姑者或有之以姑代且者未之有也恐是始字而屬上句或云姑不必始終之辭按拜辱謝其言無死也來唁是賜也使奄士是不終也秋文其傷本或作瘍音羊臯比私有討是賊謬言也

向戌邑後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

有討於吳遂幽其妻

曰昇余而大壁

宋

諱國惡耻聞於外
 故蓋之也
 策馬捶也私助御
 者擊馬而馳短其
 策者不欲使人知
 也一說短策謂左
 師自悔其謀短也
 不當勸止也不然
 則己字不通為去
 聲 瘳狗狂犬也
 陸云瘳字林作猯
 九世及氏猶家也
 陸云沃門如字本
 或作阜門者誤

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
 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
 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
 必駢惡之也○駢勅領上月甲午國人逐瘳狗瘳狗入
 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
 驚走○瘳居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
 世反一音制 農收周十一月今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
 者謳曰澤門之哲實興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
 澤門○音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近
 星曆反

區區丘于及小貌
 月令仲春脩闔扇
 註用木曰闔用竹
 鞞曰扇
 不緝謂斬布用之
 不緝其端也緝縫
 也衰用布為之廣
 四寸長六寸當心
 升者八十縷也按
 升音登三升布布
 之最麗者以麗布
 為衰而斬之也其
 其色麗惡麻在首
 在要皆曰經此言
 經者謂首經也帶
 絞帶也絞帶弓繩
 帶也經帶杖三者

廉子罕聞之親執扑扑杖○扑以行築者而扶其
 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謂
 門戶閉塞○行下 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
 孟反扶恥乙反 役從事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
 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誦齊晏桓
 子卒晏嬰晏嬰麤縷斬斬不緝之也縷在○縷前縷七
 雷反苴經帶杖管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杖竹
 反苴食嚮居倚廬寢苦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
 非喪服正文○嚮之六反謂朝一溢米暮一溢
 米音傷廉反枕之鳩反苦對反一苦怪反 其

皆言其色麗惡也
直杖竹也經實也
衰摧也義取心實
摧痛也倚廬廬倚
東牆而為之也皆
編草也禮記及喪
服傳言枕由此言
枕草枕由乃出禮
記及喪服傳非喪
服正文杜意言古
禮未必無枕草之
法也王儉曰夏枕
由冬枕草父母之
喪無貴賤一也晏
子所行是正禮也
而時士大夫各有
不同故家老怪之
晏子言唯卿得服

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
禮其家臣不晏子為大夫而行士
解故譏之曰唯卿為大夫晏子惡直己以斥時
老或云晏子喜以卿為大夫非卿故不服大夫之服
夫之服按孔疏似勝家語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避辭以避言矣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夏晉人執衛行

人石買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

秋齊師伐我北鄙不書齊侯齊冬十月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曹伯負芻卒于師無

禮當與許男禮當與許男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傳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夏晉人

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長子純留

屬上黨郡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為曹故也

前年衛長丁丈反或如字純徒温反或如字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

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

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梗陽晉邑在大

巫名也夢拜見之隊直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

巫亦夢見厲公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

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

附法穆天子傳云

大夫服我是大夫
之子得服士服禮
喪服大夫之子得
從大夫之法
僖四年許男新臣
卒傳葬之以侯禮
也凡諸侯薨于朝
會加一等死王事
加二等於是侯有
冢歛註諸侯命有
三等公為上等侯
伯中等子男下等
疏死王事謂因王
事或戰陳而死也
同同此夢也

曾祝佐之郭璞注引此傳文云曾重也重臣益謙辭以媚神耳疏負恃也五嶽視三公四廣視諸侯諸侯於河神其辭不得稱臣故註云云曾本重義諸侯之於天子無所可重故以末臣解之按無敢復濟言如戰無功則必死之無復生濟河而還也濟水在魯曰魯濟在齊曰齊濟此平陰齊邑也而言圍齊者以君在

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雙玉曰穀古學反而禱曰

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弃好背盟陵

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

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未臣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先悉薦及後戶豆反苟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也

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唯爾有神裁

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

齊溴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

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

故也補正圍者圍齊也非防門也注非是

故經書圍○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為

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

子析文子齊大夫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

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

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

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齊侯登巫山以望

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

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為陳示使

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偽以衣服為人形輿曳

宜子請言以恐齊也林註千乘七万五千人魯昔在齊之東言自其鄉入蓋自東道以入齊一說斥開也開山澤之險以建旌旗朱曰人所不至也必旆紘文步蓋反附注旆步昧反左實人實居左也衣服一作衣物以輿曳柴從車之後

輿曳柴見舊廿八年晉人慣用此法脫釈文救括反附注他活反衆音洛想當既已遁去下同空管有遺衆故衆鳥樂之殺馬塞道釈義云今山東長清縣有隔馬山即是林注州謂殖曰止將生為三軍俘獲若不肯止復欲射矢中央取其咽喉州緲將故執子其丙右故執兵或曰弛弓示不射而就其車也為獲謂俘

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張不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營鳥得空邢伯告中行伯邢伯晉大夫伯獻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

而不殺之取衷謂射而殺之也弛放下云其右具丙亦舍兵則此是州綽弛其弓也按此用弦縛之也按紿結也通作紿二人皆以紿甲之身而被面縛俯首坐于鼓下囚者之狀如見傳氏云撰寫其被擒時之狀是也或謂縛二人而坐之於鼓下者非礼少儀甲不組滕鄭注滕紿帶也菽音秋說文蕭也按檣與柁同陸璣

矢夾脰脰音豆也。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中止復欲射兩矢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及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捨其鳩反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城己卯荀偃士勾以中軍克京茲在平東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邾欒盈死其子盈佐南音詩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

曰柁栲相似如一則柁似禪漆也此時破敵以斬檣歸國以為琴檣字絕句或連下為一句非矣

林註申池齊南城西門文十八年弑懿公納諸竹中其地多竹木迫入迴旋紉義迫字絕句為物所逼也還盤辟不進也

扣牽馬也

僖五年云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援

反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

示間 孟莊子斬其檣以為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檣木名 檣勅倫反

又相 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

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 壬寅焚東

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 州綽門于東閣齊東 左

駮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槌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 還音旋

一音患 數所主 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 大子與郭

榮扣馬大子光也 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

○行下 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

按犯將冒扣馬者而出也

陸云維本又作維音同蒙求申屠斷

鞅徐狀元曰舊注云以刀斷馬鞅未詳所出想當與此事相似

不從社降其喪禮也

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

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謂己未嘗統師自出 大夫圖之其

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

甲辰東侵及維南及沂維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

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

楚令尹知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

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

林註王其謂我懷土而安逸乎

言若事可為君以兵繼進辱退敗也林註楚君亦不至親出以受耻辱而訓則猶言則君繼之

此魚陵非魚齒山顏氏辨之矣葛又作違音同蓋此二字通用大司馬遂掩廿五年作葛昭十三年作違

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

之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

害君亦無辱于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縣於

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

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二子子展子西守手又反下同完守

入保完城郭內保守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

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犢縣北鄭地右師城上棘遂涉潁

次于旃然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為進退之備旃然水出熒陽城阜縣東入汴

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昏靡獻于雍梁昏靡

費滑已見成十三年

牢狄文力刀反附注魯刀反

楚師南行有大雨從北而南遂及楚師聞而患之故曰不害

按八風名見隱五年八方之風風別先有音曲總吹律呂以詠八方音曲今師曠以律呂歌南風音曲音微不與律声相應故云不競按南風律氣

荀

及

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

幾音祈

歲在亥

言天時地利不

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

回梅山在熒陽密縣東北○侵鄭東北至于蟲牢

而及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

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泄水甚雨及之

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

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亥多死聲楚必無功

時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南師不

南師不

襄十八年

不至故声多死豕
草一名艸豎當亥
之次也

如人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圍齊

祝柯縣今屬濟南郡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及民也公至自伐齊無傳

取邾田自濽水取邾田以濽水為界也濽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

陸縣入濽水好號及又音郭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夏衛孫

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世子光三與魯同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還者善

禮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

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無傳城西郭魯西郭叔孫

靈公卒于莊公光立
太室云乃還是不
以先侯之罪罪後
嗣也還師不服是
後嗣不悛也於是
再舉有祥不特憫
喪已

豹會晉士匄于柯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日大毋侵

小督揚即祝柯也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

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自濽水歸之于

我邾田在濽水北今更以濽水為界故曰取邾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

于蒲圃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

侯奄皆受一命之服如鞞戰還之賜唯賄荀偃束

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

物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先吳悉薦及

傳世三年鄭駘高以乘韋先牛十二
猶師先字絕句此
此語意少異
邾在魯南田在濽
水北今更以濽水
為界此田舊是魯
界邾人取以為己
有今歸魯故曰取
邾田
雜記云納幣一束
束五兩而五尋兩
四十丈即匹也以
輕物先重物也非
以賤先貴辨價未
必貴於璧馬也

左傳

卷六

三

說文瘰癧病也疽癰也癰頭創也然則偃病此疽腫々潰遂生創於頭按皆反皆自中塗復反也桓譚以為偃病而目出初死其目未合尸冷乃合非其有所知也傳因其異而記之耳陸曰含本又作吟下同無撫尸也

又如字夢荀偃瘰疽生瘍於頭瘰疽惡創○瘰丁但反又音且疽七徐及湯音羊創初良反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士句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吳其母鄭女○著張慮反又直慮及雍於用反見賢遍及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開口噤○含戶暗反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王猶視大夫稱王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懷子欒盈乃復撫之曰王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嗣續也○復扶又反宣子出曰吾澆之為丈夫也自恨以私待入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

附注二膏一也皆說如字輯音集本作集

邵氏曰今猶令龜之令言以德布于銘也亦通文心雕

伐齊為懷子之言故也欒魴欒氏族不書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偃賦將中軍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仰如字又五亮及下同膏雨如字又古報反又常膏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林鍾律名鑄鐘聲應林鍾因為名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

龍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

舉得時動有大夫稱伐銘其功今稱伐則下等也
功則可銘也從大計功則借人也借音力也○借言時則妨民
 夫故計功則借人也如字一情亦反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
彝常也謂鐘鼎爲宗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
 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
 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爲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之道也
爲城西郭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嚴聲
 武城傳氏姬生光以爲大子兄子曰姪顏嚴皆二姬母姓因
 爲號懿聲皆諡○姪直結反仲子
 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仲子
 公及

補正母姓當作母氏
管子房注云諸子內官之号哀五年

傳諸子齊姒亦同杜以諸子齊姒爲
 展公子陸云戎子蓋戎女姓子者晉
 有小戎子不祥猶云非礼也廿五年
 買獲辭曰不祥亦同蓋立大子必告鬼神故曰不祥
 微密也或云微服而逆也
 句瀆蓋齊國獄舍所在廿一年囚公子買于句瀆之丘
 哀六年囚王豹于句瀆之丘兼穗錄句瀆反穀即穀丘

生牙屬諸戎子屬託之○屬之蜀反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
 齊侯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立猶間諸侯難事
 也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列諸侯之會今無故而廢之
 是專黜諸侯謂光已有尊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
 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傅
 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
 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終言之○尸諸朝非禮也
 婦人無刑無黜刑之刑○刑雖有刑不在朝市謂
 死刑者猶不暴尸○暴蒲卜反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

也二合之音自古

有之

公羊曰還者何善

辭也大其不伐喪

也此受命乎君而

伐齊則何大乎其

不伐喪大夫以君

命出進退在大夫

也註云兵不從中

御外臨事制宜唯

義所在穀梁云為

士句蒼宜奈何宜

坤帷而歸命乎介

此謂待命乃還今

杜則取公羊而排

穀梁故云然

廿四年穆叔如周

王賜之大路此

皆云大路故知大

路之為總名也周

禮巾車王賜諸侯

車則同姓以金路

異姓象路四衛革

路蕃國木路今賜

諸侯之卿之車當

是革路若木路當

小國之君故也

行札行葬札也終

十四年書葬傳一

本行字句非

附法士子孔上脫

子然子孔四字下

文注云二父相親

是也

司徒孔即子孔

光定位莊公即位莊公也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

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光謂衛教公易已高唐在祝柯縣西北

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

必待於四月丁未於此年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

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

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涇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

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禮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秋八月

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齊地○灑色買反又所綺

反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為國討

文鄭子孔之為政也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

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之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

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甲

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

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討為文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

子然子宋子子圭嬌皆鄭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子

危居主嬌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亞次士子孔亦

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四年簡之元年七

子孔卒魯襄八年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與二父

左傳

卷二十六

襄十九年

莊公即位

執公子牙

於句瀆之丘

以夙沙衛

易已衛奔

高唐以叛

晉士句侵

相親故相助其言同三室如一言同故及於難故二子

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子革即鄭人使子

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簡公猶幼故齊慶

封圍高唐弗克夙沙衛以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

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問守

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

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俛會

夜緹納師因其會食醢衛于軍城

西郭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齊及晉平盟于大

前年晉州緹縛殖綽坐于鼓下想今免歸而在齊執義會後緹納師五字句二子會昏夜時登城而高唐人方會食故不及禦三子從城上懸繩納師似非林注食字絕句工俛會二字各亦非蓋緹傳二人偽為高唐人入

隧大隊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

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

欲引大國叔向曰盍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以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衛石

共子卒石買悼子不哀買之子孔成子曰是謂

蹇其本蹇猶拔也必不有其宗為二

年石惡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向莒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城會其會食夜從城上緹納齊師也極至也控于大邦今在五章

林註齊猶未服于晉不可以不知所懼

蹇倒也樹倒必拔根附注蹇仆也昭廿三年推而蹇之蹇居月反一首厥

是也賈誼傳蹇六國蘇林亦音厥

親交近附近之近非矣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

澶淵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澶市專及汙音紆秋公至自

會無傳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燹莊公

蔡公子履出奔楚變冊弟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

也罪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季孫宿

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

之盟故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夏盟解之故國自復共盟結其好

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

服異則稱同盟今齊成而不稱同者

往年齊已服於晉故也

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伐魯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

而又伐之非蔡公子燹欲以蔡之晉楚皆蔡人殺之公子

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與兄同謀陳慶虎慶寅畏公

子黃之偏黃偏奪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

之同欲下晉楚人以為誅陳責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

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父也

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

行而卒宣十七年楚人使蔡無常徵發無準公子燹求

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

蔡司馬即公子燹

不能行其志

林註不能與蔡人不相能也

罪陳侯不能制禦
臣下使逐其弟也
稱弟不為罪一慶
也但杜兼言之耳
齊子即叔老

按暴虐猶成十三
年殺我君之義
昭九年暴滅宗周
亦同謂輕侮也

繼好息民見隱七
年 馮云逆之受
享宴調避下公享
之句也既不可言
七章八章又不可
云卒二章乃曰七

燮言不與民同欲也罪其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

非其罪也稱弟罪陳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

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

是無天也為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齊子初聘于

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冬季武子如

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褚師段逆之以受享

段共公子子石也逆以入國受賦常棣之七章以

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

室家相親如兄弟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

章以卒又變調也
按杜注受享上疑
脫使字

按猶有鬼神詳昭
二十七年 舊說

若汝也猶若也秋
義汝若不能我雖

死乎魂猶有知必
不享汝之祭若猶

皆如字亦通
足利本等食矣作

食也
陸云漆本或作漆

音七
杜解地名言在者

指知其処言有者
以示不審叛者皆

本國之辭此庶其

卒章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公賦南山有臺

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光
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輝 武子去

所曰臣不堪也去所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悼子曰

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

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惡若能掩之則

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

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為二十六年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間

來奔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

襄廿一年

左傳

卷六

亦以邑叛本國為

三叛人之二而不

言叛而言來奔者

據其至魯而言之

也 閑馬廐也故

為欄衛禁防之義

防閑語出詩序

今年大歲在巳酉

公羊傳是年十一

月庚子孔子生穀

梁為十月史記為

廿二年十一月

父之姊曰姑姊妹

曰姊妹如十二年

傳云有姊妹及姑

姊妹是也今杜以

姑為父之女昆弟

姊為已之女昆者

計公之年以不得

有父之女昆也公

是成公之子成公

即位二年令公子

衡管於楚及宋逃

歸則衡年十五六

成公亦已三十餘

矣二年至此三十

八歲設有姊今將

七十餘歲故知其

非父之女昆也

其次謂庶其從者

八等之人謂阜輿

隸僚僕臺圉牧見

昭七年傳邑魯邑

按洗心二字見繫

辭傳劉云行有法

度而言有信果同

辭傳劉云行有法

度而言有信果同

度而言有信果同

辭

夏公至自晉

傳無秋晉欒盈出奔楚

其母以取奔

上稱名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傳無冬十月庚辰朔

罪之

日有食之

傳無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傳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謝十八

年伐齊

之師鄭

水之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

大夫

李武子以

公姊妹妻之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

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日子盍詰盜

詰治

從才用反

武仲曰不可詰也

紇又不能季孫曰我

詰起吉反

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

子為司寇將盜是務

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日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

止吾盜

起呂反下皆同

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

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

之而與之邑

間丘

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

焉以君之姊妹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

至牧凡八

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

等之人

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

入軌度其信可明徵也

徵驗也

禮及國待洛反

而後可以

而後可以

左傳

卷六

七

按考文曰足利本後人記云歸上異本有所字度如字釈義教令合度也在茲在於此身也下皆同其所猶言得宜也

名此除盜言此除盜已能除盜是除盜之事可施於此允出茲謂誠信之心出於此身也按將謂疑此謂之訛大夫再命以上名氏書於經此庶其非卿謂非再命之卿也一說欲信出

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罪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也茲此也謂行此事釋茲在茲治除於人亦當顧己得無名言茲在茲皆當令可施於此允出茲在茲此則善亦在此惟帝念功則功成也將謂出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當須信己誠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以懲不義

于此當使善亦在于此按此與上支勢相應存之

遂上文作務

王藻云續為繡組為袍注衣有章之異名也置水牀下使有寒其上加縣衣暑月多衣所以示疾

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慶之勢終有弑殺之禍○復扶又反○仕居反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叔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弱政教微而貴臣強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裳鮮食而寢繭縣衣○闕求月反因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也○潘在亦反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南為令尹子南公子追舒也為樂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樂厲也范鞅以其亡也

按相能猶相睦也

按討討州宿也

按婦人攀姓不攀

氏故曰樂祁晉語

董叔娶于范宣子

曰董祁想其夫曰

不吾敬范子執董

叔紡於庭之槐蓋

樂祁之姊妹一怨

其子一怨其夫何

范氏之多惡女也

死桓主以其已死

輕而欺之也曰以

怨樂氏

十四年樂厲彊逐范鞅使奔秦○圖其丈反

故與樂盈為公族

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賓通樂祁桓子妻范

宣子女盈之母也幾亡室矣言亂甚○其依反懷子患之

范氏堯後祁姓祁懼其討也怨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

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

報之謂宣子不為厲責怒又與吾同官而專之為同

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

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其謀如是懼

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證其懷子好施

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下軍

佐○好呼報宣子使城著而逐逐之著晉邑在外

據反又張慮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

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罷皆晉

大夫樂盈之黨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人謂

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叔

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詩曰優哉游哉聊

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樂王鮒

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

下樂祁繆為樂盈

昭元年楚公子圍

使伯州犂城犂郊

而殺之亦此類也

附注不能保身是

不知也

采叔篇云優哉游

哉亦是矣與此

不同者蓋師讀有

異按史記載孔子

襄廿一年

歲樂書孔子作五

章刺時法優哉歌

是也家語無蓋字

維作聊按免我

者必在祁大夫不

應叙交作弗應應

對之應下同

林註祁大夫之舉

賢外不棄解狐之

讎內不失祁午之

親其獨肯遺存於

我乎詩大雅抑篇

祁奚老在三年

左傳

卷六

音附

其人皆各

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

祁大夫

氏祁縣今屬太原

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

不行得行皆

求赦吾子吾子不許

謂不應祁大夫

所不能也

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

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

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詩大雅

直則天

夫子覺者也

晉侯問叔向之

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

叔向篤親

於是祁奚老矣

族大夫

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

謀

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

孫保賴之

書曰聖有暮勳明後定保

逸書暮

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

安之

夫謀而鮮過惠

訓不倦者叔向有焉

謀鮮過有暮勳也惠

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

以壹

故以弃社稷不亦惑乎

弃絕社稷之所倚

賴也

烈文篇

詩曰烈文篇我

百姓也

書曰胤征

三傳

卷六

其人皆各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

氏祁縣今屬太原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

不行得行皆求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祁大夫

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

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

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直則天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

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叔向篤親

於是祁奚老矣族大夫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

謀

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孫保賴之

書曰聖有暮勳明後定保

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

安之夫謀而鮮過惠

訓不倦者叔向有焉

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

故以弃社稷不亦惑乎

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

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

心言不以下一怨妨大德

管蔡為戮周公右王

不相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

及

按兵載之乘積文
皆繩證及傳四年
與屈完乘此類皆
同陸繁乃云如字
按林註如字句焉
氏云如字當屬下
句單以龍蛇為禍
故不使也若屬上
句則概及生平壞
了賢母矣張本是
按深山二句蓋古
語 林注音怪殘
暴不仁之人間廁
其間不亦難以免
於禍乎不然我又
何愛於此妾而不
使見汝父乎乃使
叔虎之母往視其

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

其載入見

不見叔向而歸

言為國非私叔向也為于偽反下同

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不告謝之明不為己初叔向之母妬

叔虎之母美而不使

不使見叔向父 其子皆諫其

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言非常之地多彼

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

女敝族也喻衰壞也龍蛇

汝國多大寵

六卿專權 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

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

樂懷子璧之故

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

父寢席果生子按
愛惜也借一夕之
寢於此妾也視寢
治棲也 按辭請
告也補正守臣謂
晉侯即諸侯自稱
林註布死布陳其
死罪而謝之也施
惠謂賜之命服也
保任保守任當其
父奮功也按此言
不輸力於王室也
大君君之大者易
云大君有命亦謂
天子也
周禮司寇之屬無
尉氏此猶言婦死
於司敗知是主刑

財物○音亮 辭於行人

王行人也 曰天子陪臣盈

將逃

罪罪重於郊甸

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無所

伏竄敢布其死

布陳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

施惠焉

謂輔相晉其子鷹不能保任其父之

勞大君若不弃書之力

亡臣猶有所逃

王若弃書之力而思鷹之罪

臣戮餘也 將歸

死於尉氏

尉氏討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

焉

布四體言無所隱 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

人廷尉官司徒掌會萬民之卒伍以起徒役鄭之獄官亦曰尉氏死屍也銅鑿氏以細事會會以訓上下之則朝以正班爵之義政恃禮而行猶人須車而載禮運云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廿四年令名德之與也

是效之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侯出諸轅

轅候送迎賓客之官也轅關在緱氏縣東南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即位三年會於商任銅鑿氏也禁銅鑿盈使齊侯始來見公

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

禮政之興也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怠禮失

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弒光知起

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知音智行戶郎反蒯苦怪反

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及州綽邢

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為己

用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

為子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

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

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此於雞鬪勝而先鳴○先二悉薦反

莊公為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為勇○與

音預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

數識門板數亦在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

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僕隸尚新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

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

雄猶言勇士也附注爵飲酒器設此以賜勇士因名焉按源將軍征東與時設甲乙位以勵將士今某國猶有此遺風每正且為之杜注得之十八年傳以枚數闕注枚謂馬槌此云枚數二枚不同今人數物猶云一枚二枚也林註為僕人尚新未得效勇耳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四月秋

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

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書名者寵

而多馬為國所患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今

遣武仲為公謝各將罷還魯之守卿

不敏故不書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

魯御邑大夫過古禾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

及御魚呂及又魚據反人謂之聖○

馬於我將飲酒而已聖為穆叔聞之曰

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國之

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其國邑故以重賦夏晉人

徵朝于鄭召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

僑子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襄

年即位八月即位二年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

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謙寡君懼

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晉不見晉是

以有戲之役戲許宜反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

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

陸云近附近之近
廿六年鄭伯朝晉
而歸使公孫夏謝
不敏故知此亦然
傳不言武仲如晉
之故故杜原其意
而說之也不書非
公命也鄭玄周禮
註云聖通而先識
也洪範云睿作聖
亦通識之名林註
不知暗兩何以為
知且聖也鄭玄云

嘗地之稅三分計
稅王食其二入
於臣然則諸侯之
臣受采邑者亦當
三分之一而歸於
公故以國邑為己
之家有貢於公者
是減亡而貢重
賦重倍其賦當以
三分而二人公
按周官無少正魯
有少正卯

林註競爭強也是
年冬楚伐鄭而曰
申禮益飾詞有禮
皆楚也

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

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晉

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

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

宜及又初佳及一徒河反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

土地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屬以受齊盟齊同也遂

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也貳於楚者子侯石

孟歸而討之石孟石奠音于奠物略反溴梁之明年溴梁在十六年

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酒

按草木同類則其味皆同池徐云本作池

會歲終歲事終以至正月朝正也林註鄭使石奠告絕于楚楚人執之此云歸討者蓋飾詞月令孟夏天子飲

酌以礼泉注云酌之言醇也重釀酒也言飲酌者當是

夏祭之後言嘗酎者謂見於夏祭執

膳焉謂祭未受胙肉也按燔又作膳

祭肉也漢書注正月且作酒八月成

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

想是古礼漢因之

但有微貴之言實出於口也荐在薦

新熟重者為酌嘗新飲酒為嘗酌與執燔焉助祭

音問二年間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四月

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不朝之間無歲不

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

荐至荐仍也音皮無日不惕豈敢忘職惕懼大國若

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若不恤

其患而以為口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

窮為仇讎窮削也謂見剝削敝邑是懼其敢忘君

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秋

哀七年小所以事天信也天所以保小仁也

黜官謂減家宰不如官事不殺也或謂不多受君之職事者非禮記言大夫有省於君裕及五世是

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

命於晉受銅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

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

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

君自弃也弗能久矣為二十五年齊祇其君光傳九月鄭公孫

黑肱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召室老宗人立段段石黑

而使黜官薄祭黜官無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

祭以羊豕殷盛也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

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

大夫有功或得禘給也抑篇

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卒

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

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盡津忍反冬會于沙隨復銅

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銅也○復扶又及下皆同欒盈猶在齊晏子

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楚

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

南偏寵觀起今富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

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

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

重刑注為輕重之
重今說為重疊之
義
車裂而徇於四境

林註子謂子南君
之殺臣臣之事君
皆有禮制唯二三
家臣其少忍之或
云子尸當作主尸

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

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漏泄君命罪之重○洩息列反又以制反王遂殺

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轅車裂以徇○轅音患子南之臣

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曰君臣有禮唯二三

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

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

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是君故雖謂讎而不敢報○與音預

遂縊而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縊一賜反復使遺子馮

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建子木也○圖五絳反

屈居勿反有寵於遺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

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遺子不欲與

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遺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

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

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不見賢遍反

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

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遺子惶懼至意不在御至

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

已死復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匡已

稠人中應應對之
應
從之追之也遂歸
申叔歸家也

林註至謂遺子歸
至其家也

真相知

不然請止止不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十二

月鄭游取將如晉游取公孫蠆子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

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

妻行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

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

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求亡妻者使復其所

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曰無昭惡也

交怨則父之不脩益明也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六

物氏云取或作取
从目為是說文取
多白眼也从目反
去引此傳曰鄭游
取字子明

若游氏報殺此人
則人知其父被殺
其父所以被殺為
奪人妻故也

襄經十六年湟徐公軹韋昭數侵所角邲音成傅叔向許丈就聞音絜烝

于之承警居領守手又將為于偽反之使所吏遂相息亮函氏音咸

子格古百湛徐丈孟孺本又作孺子速本亦作要也一遙好勇呼報

海陘徐古魯隘於懈禘大計朝夕如字圻父音甫磬磬五刀劬勞于求

反經十七年子恠徐戶傅曹隧音遂越竟音境遂飲○今本瓶步經復還

守扶又反彥音彥抉徐古其傷如字畀余必利反大宰音秦後為平公于偽

反妨於音芳農收如字又反謳烏侯之哲徐思吾儕仕皆闔戶廬力居

分謗補浪衰本又作緝七入經帶直結反杖禮記云

也屨九具食鬻一音羊倚廬於綺不解音蟹經十八年之使所吏入竟

境齊數所角負芻初俱傅純留地理志為曹于偽所殺申志反梗

左傳

卷六

二十六

陽反古杏 巫阜反古刀 而禱音丁老反一 怙恃音戶 棄好呼報反○ 背盟音謂

數所角反 守官手又反 魯濟子禮反 禦諸魚呂反 塹七豔反 敢匿女力反 千乘證繩

反子盍反戶臘 公恐曲勇反 斥山澤一音冒反 乃脫一音他反 旗幟申志反一

夜遁徒困反 連大並如字 塞隧音遂道也 郭最徐子會反 於隘於懈反 射殖食亦反 中

肩丁仲反 矢夾古洽反或 乃弛本又作施音同 城守手又反 菽本又作秋 示閒音閑 左驂七南反

同斷鞅音短 沂魚依反 蓋縣古害反 下邳蒲悲反 入泗四音揚 豚徒門反 見使所吏反

難易以莢反 於汾扶云反 旃然章延反 入汴皮彥反 遠本又作焉○ 滑干八反 蟲

牢力刀反 多凍丁弄反 吾驟仕救反 經十九年祝柯古多反 灑水一音虎伯反

獲二反 西郭芳扶反 傳督揚丁毒反 毋侵音無 疆我居良反 蒲圃布古反 過魯古禾反

賄呼罪反 乘馬繩證反注四 元帥所類反 而視如字徐市反 噤其蔭反 盥音管 其

為于偽反下注 兵并如字又必政反 將中軍子匠反後放此 召伯上照反下同 勞力報反 來

力代之長丁丈反 鑄鐘之樹聲應之應 且夫音扶 彘以之反 懲直斤反 娶于七反

反中子音仲亦作仲下皆必計 立適丁歷反本或作適 問諸侯問廁放此○今本亦嬌

少傳詩照反下注 黥其京反 藍力甘反 之難乃且反注 甲守手又反下 亞

宋子於稼反 夜緹直偽反 醢衛海音大 隧音遂 控于苦貢反 度齊待洛反 經二十年

燮悉協反 傳莒所角反下同 和解古買反又 自復扶又反下 其好呼報反

背楚音佩 偪彼力反 共公子音恭 常棣大計反 樂爾音洛 妻帑音奴 魚麗力馳反 樂只

之氏反本 奉使所吏反 之策初革反 出其君如字徐 有餒奴罪反 經二十一

亦作旨

年間丘力於反 傳公姑姊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或曰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姊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

左傳

卷之六



